

宋氏相声选

茅盾题

序 民相 声 迹

著者題

中国曲艺出版社·北京

## 目 录

序 .....	(1)
山中奇兽 .....	(9)
牙粉袋 .....	(15)
方言土语 .....	(19)
打桥票 .....	(23)
封建的礼节 .....	(28)
雇车 .....	(36)
新灯谜 .....	(39)
家庭论 .....	(46)
百花盛开 .....	(54)
儿童乐园 .....	(61)
不同风格 .....	(71)
姐妹颂 .....	(81)
挖宝 .....	(97)
林海取宝 .....	(106)
万无一失 .....	(116)
一枝新花 .....	(127)
画鸡 .....	(140)
笑灾乐祸 .....	(150)

身后大事	(162)
爱什么	(174)
诸葛亮遇险	(185)
学广播	(198)
昨天	(207)
保卫西沙	(221)
帽子工厂	(230)
“四人帮”办报	(239)
狗头军师张	(249)
我	(259)
比童年	(271)
春娃娃	(277)
名不符实	(281)
新风	(292)
花的礼赞	(301)
喇叭声声	(310)
万花迎春	(321)
动力研究	(326)
不可“就要”	(336)
杂谈诸葛亮	(346)
祝您成材	(356)

# 序

宋 振 庭

司马迁的《史记》被称为纪传体的史书，皇帝称“本纪”，诸侯及大贵族等称“世家”，其他名“列传”，此外还有“书”“表”等体例。但这些且不在话下，单说放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却很有意思，名为《相声世家常氏相声选》。我的见识不广，据我所知，古往今来，在中国历史上有这么一本书，恐怕还是破天荒头一回吧。

尽人皆知，相声是人民最喜爱的艺术，不管多么雅的人，有多么高的文化教养的人，多么俗的人，即普通文化水平较低的群众，大半都喜欢听相声，看相声，看相声表演。也差不多人人尽知，家喻户晓，中国相声界有常连安、常宝堃(小蘑菇)、常宝霆、常宝华等这么一门人的相声演员，人们传颂他们的事迹，欣赏他们的段子。因此给这样一个家族称作“相声世家”，编辑出版这么一个集子，是一定

---

\* 序言原有标题为《写在〈相声世家常氏相声选〉前的感言》

受欢迎的。

给这个世家赢得了这样持久不衰的荣誉的主要人物当然是常宝堃，即艺名为小蘑菇的这位天才艺术家。从一九三〇年起，在天津，在中国的北方，升起这个天才的喜剧新星，一直到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三日，他光荣地牺牲在朝鲜战场的前线上，为中朝人民的正义事业光荣牺牲，今天的许多天津人都还记得，自从有天津以来，人民给一位大人物送葬，从来还没有超过常宝堃的。

但是，若想说明这个天才艺术家的产生，说明这个世家的主要人员的来龙去脉，不能不从这个家庭的开宗主业的家长说起。也就是得从老蘑菇常连安先生说起。这里，我想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个世家的谱传还是不可少的。

常连安，北京人，满族（正白旗），生于一八九九年，于一九六六年九月逝世。

常老，七岁丧父，八岁学京戏，卖给戏霸，受尽折磨。十四岁进富连成科班，萧长华老师给取名叫常连安。学了三年老生，因倒呛，失业回家。十九岁学变戏法，曾到张家口、石家庄、天津“三不管”撂地卖艺为生。有了宝堃，自幼聪明，边学戏法边学相声，父子正式改说相声。

一九五一年，任天津市曲艺工作团团长。被选为河北省人民代表。他临危前，写下苦难经历，遗嘱最后写着：“……我们要把新旧社会比一比，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看了想一想，对新社会应尽些什么责任？怎样才对得起党的培养……”

长子常宝堃，艺名小蘑菇，一九二二年四月生于张家口。四岁随父流浪卖艺，变戏法谋生。自幼聪明好学，记忆超群。五、六岁时不仅学会几套小戏法同时也会说些相声小段。他经常出没张家口小市场，因当地盛产口蘑，当地群众喜爱地称他小蘑菇。一九三三年，宝堃年仅十一岁，在天津享有声望，老少皆知。曾和父亲及二弟常宝霖，艺名为二蘑菇，录制了《小孩语》、《找七子》、《卖估衣》、《大上寿》等不少唱片。九岁拜张寿臣先生为师，十五岁与赵佩茹合作表演。十八岁任兄弟剧团团长。受上海滑稽剧团启示，与同仁合作创演笑剧，曾演喜剧《孝子》、《笨侦探》、《一碗饭》、《秋海棠》、《前台与后台》等节目中塑造了几十个正、反面人物形象。也曾演过京剧《连环套》、《四进士》、《铁弓缘》、《一匹布》、《鸿鸾喜》等剧目。他扮演过生、旦、末、丑不同的行当。他善于从京剧、话剧中吸取营养，丰富、提高相声表演。一九四三年，他因编演《牙粉袋》、《打桥票》抨击、讽刺日伪统治者为内容的相声，而遭两次逮捕，一次拘留、审讯。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反动当局威逼利诱他编写讽刺共产党的相声，宝堃断然拒绝说：“打死我，也写不出来！”他的艺术成就，是经过克服没文化、时间紧，刻苦学习，废寝忘食而锤炼的。

解放后，他认真自我改造，对党和人民无限热爱。积极编演《新灯谜》、《新旧婚姻》、《新酒令》等相声。并荣任天津市文联委员、工会副主委，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一九五一年当选为天津市人

民代表。

在长期艺术实践中，树立台风潇洒大方、表演生动细腻、语言含蓄幽默的艺术风格以至传以后人。一九五一年志愿报名赴朝慰问，他不避艰险，不顾疲劳，到处为志愿军演出，任务圆满完成，于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三日归国途中，遭遇敌机，不幸中弹，在朝鲜光荣牺牲，年仅二十九岁。天津市政府授予他天津市“人民艺术家”光荣称号。在天津市党政领导主持下召开大型追悼会。广大群众闻讯主动参加吊唁活动。

次子常宝霖，一九二四年生人，甘肃省曲艺团相声演员，中国曲协理事，甘肃省政协委员。五、六岁学习戏法、相声，随父兄流浪卖艺为生。少年录制相声《报菜名》等唱片。曾创作相声《双丰收》等作品。

三子，常宝霆，一九二九年生人，天津市曲艺团相声演员，中共党员，中国曲协理事，曲协天津分会副主席。天津市政协委员。六岁学相声，长期在京、津两地演出，曾创作（包括合作）相声《不同的风格》、《挖宝》、《万无一失》、《身后大事》、《一枝新花》等作品。

四子常宝华，一九三〇年生人，海军政治部文工团相声演员，中共党员，中国曲协理事。有幸上学八个月，九岁学习相声，一九五三年参军。曾创作（包括合作）相声《昨天》、《帽子工厂》、《狗头军师张》、《“四人帮”办报》等作品。

常贵田（常宝堃烈士之子），一九四二年生人，

海军政治部文工团相声演员，中共党员。中国曲协会员。一九五八年参军。曾创作(包括合作)《帽子工厂》、《喇叭声声》、《动力研究》、《祝您成材》等相声作品。

五子常宝庆和常霖之子常贵升，原都在部队文工团说相声，现在地方仍从事业余活动。

六子常宝丰，天津市曲艺团相声演员。其子常贵春(十岁)、常贵田之子常悦(五岁)，也已开始学习相声，均已演出并录音、录像。

常氏一家，受人民尊重，被人民热爱，我想不只是因为人民爱相声、喜爱相声演员，问题远不是这么简单。我想以下四点是否是这个世家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

第一，做为讽刺喜剧艺术，常氏的相声，特别从宝堃起，它是人民反抗和抗争的尖刀和匕首。宝堃的威力就在于他敢于向日本帝国主义的宪兵、警察、刺刀、监狱挑战。为了揭露打击日本军阀的罪恶侵华战争，他讽刺岗村宁次的五次治安强化的罪行，可以在天津的剧场里公然发动进攻。因此他曾遭到两次被捕一次拘留。同样的为了打击万恶的“四人帮”及其帮凶，宝霆、宝华、贵田的相声的威力也是很大的。《帽子工厂》、《狗头军师张》、《“四人帮”办报》、《笑灾乐祸》是以喜剧的形式出现的政论性小品文，在粉碎“四人帮”后，这些段子道出了人民心中多少想说的话！但人们不要忘记在当时，那些搞“两个凡是”的人却想方设法要压抑掉这些声音，但其结果却是徒劳的。

第二，常氏相声，是有一个自己的编写表演的艺术体系的。从宝堃起，大家惊叹那潇洒大方、表演细腻、语言精炼含蓄，特别是笑料厚实、味醇味厚而深远。他能把人笑破肚子，但自己却一点不笑，继而纵深切入，使锋利精辟的语言鞭辟入里，甚至在听罢出门以后路上想起，又迸发出笑声。人们说卓别林的喜剧非那些什么胖子瘦子，如劳瑞、哈代等人所可望其项背的。那么，相声一界，有了宝堃的创作，使我深信这个艺术原理，在同是喜剧的艺术中，其高低粗俗、美丑妍媸又是何等的天壤之别。

第三，这个世家是个老字号，老传统的厚底子，这不用再说了，常连安老先生是真正坐科的艺人，以后又长久地闯荡江湖，得到相声艺术及姊妹艺术的真正的三昧真火，但更使人敬佩的是这个世家不是保守、守旧的世家，是个不断革新、不断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的世家。这个家族的谱系，和他们的作品，辈辈相传而又不断革新不断出新人才和新作品，都证明了这一点。

最后，这个家庭，正如常老临终前所说的：他们一家人是真正知道新旧社会两重天的人。因此，这个世家的成员，大都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和共产党、祖国联系在一起，成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成为革命干部。

我写这篇序，除了我自己对这个家族有深深的敬意和热爱以外，我承认，我和这一家的老家长常连安老先生是十分知心的好朋友，我第一次接触他们还是“七七事变”前，看过宝堃的演出。“七七事

变”后逃过日寇占据的北平，路过天津，还到小梨园听过一次小蘑菇和小采舞(即骆玉笙同志)。记得那一天，他说的是海参鱼翅和白菜帮子在穷人口里打架的相声，笑得我前仰后合。六十年代，天津曲艺团到吉林省演出以后，我和常老、宝霆就熟了，并成为无话不说的好友。记得一次全团共进午餐的饭桌上，宝霆大声吵吵，说：“报告列位，大事不好！”有人以切口问道：“何事惊慌？”宝霆说：“我爸爸要跳槽。”我当即解释说：“常老是说愿在吉林多住些日子，帮助我们办曲艺，可不会离团的，再说，谁敢分裂天津曲艺团啊！”说罢大家哈哈大笑。可是我承认，我和这位老先生，自从那次以后，确是订了忘年交，他时常惦记我，我也惦记他。十年动乱我被关起后，还常打听他们的情况，后来得知他在一九六六年，刚刚“闹红卫兵”(天津语)时就离开了人世，逝世前还留下了语重心长的遗嘱如上。

我愿中国的相声艺术在新的大好年华中，以常氏世家为榜样，有更多的世家、师承传授的新一辈人才出现。当然，更希望再出现宝堃那样艺术上的光辉灿烂的一颗明星。

1983年7月写于贵阳花溪宾馆



# 山 中 奇 兽

(单口相声)

常连安

这是我们老家的事儿。我们老家在哪儿？就在哈什海儿石头县的一个小村子里。这个村子不大，只有几十户人家儿。我们家斜对门儿有一家街坊，老头儿姓刘，老两口儿都六十多岁，开了个豆腐房，买卖不错。可就是这样儿，养不起牲口，得自己推磨。后来老两口儿日积月累攒了俩钱买了一头驴，指望着有头驴买卖就更兴旺了；结果怎么样？倒坏了。

怎么呢？老头儿买驴净看外表了，到集市上一看：嗬！这驴好！粉鼻子粉眼白肚皮儿，浑身上下跟黑缎子一样。老头儿喜欢，当时掏钱买回来了。买回来没几天才知道它偷嘴吃。豆腐房里有的是黄豆哇，老头儿老得注意，一不注意它就吃一口，这么一尝：嗯，香！挺好吃，再来一口。它吃了几口不要紧，老刘头儿那儿一天好几斤黄豆没了。光嘴馋不说，它还懒。老刘头儿老得拿鞭子轰它，一眼看不到，它站那儿不动了。

这天晚上，老刘头儿把它拴在驴棚里，也没注意。半夜里溜了缰了，正巧一阵风把风门儿刮开了，这头驴呀，跑了！顺着山道就上了山了。它也不知道哪儿是哪儿呀，瞎撞啊！走了一宿，赶到第二天早晨在山坎上这么一看哪，可高了兴了：喝！好哇！青山绿水，满山坡的青草，树林子里可以玩，渴了有泉水，饿了有嫩草，最好的是什么活儿也甭干嘛！一高兴扯开它这喇叭嗓子念了四句诗——怎么这驴还会念诗啊？驴不会，我会——这四句诗是怎么个意思呢？说说它心里的高兴劲儿。它是这么念的：

“绿水青山景色优，  
山泉瀑布水自流。  
遍地青草吃不尽，  
一生一世不发愁。”

大嗓门儿这么一喊，高兴极了。一高兴还跳开了舞了。它哪儿会跳舞啊，什么踢踏舞、芭蕾舞它全不会，简直就是尥蹶子呀！连尥蹶子带撒欢儿，正高兴哪，可了不得喽，由打对面来了一只老虎，可把这头驴吓坏了。这个驴和老虎不常见面儿，它怎么知道老虎呢？上豆腐房买豆腐的什么人都有，小孩儿也买豆腐，还拿着玩具，泥老虎、布老虎；再有，听老头儿也说过老虎怎么怎么厉害。今儿一看这老虎：嗬！跟小牛犊儿似的，一身儿黄，黑道儿，脑门儿上一个王字儿。眼睛跟电灯泡似的，烁烁放光。兽中之王啊！甭说驴见了害怕，什么野兽见了它都得害怕。这头驴心说：我跑不了啦，性命休矣！又一想：我还别跑，我要一跑它非追我不可。

干脆，我等等它，它这么一长身呀，等着这个老虎。

驴害怕呀，老虎比驴更害怕。它没见过驴。这是什么怪物呀？挺大的耳朵，长方脸儿。怎么长方脸儿呀？驴可不长方脸儿嘛，哪位见过圆方脸儿的驴呀？它看着驴害怕，两腿直往后退，尾巴直甩。驴这么一瞧：啊，它不认识我，行嘞，我给你两句，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它的前腿往石头上这么一搭，一长身量，冲着老虎说了四句：

“我两耳尖尖四腿长，  
终朝每日在山岗。  
昨天吃了两只虎，  
不够我找补了四只狼。”

老虎一听：哎呀，我的妈呀！噌噌噌赶紧就跑，一边儿跑一边儿心说：可了不得啦，两只老虎四只狼，我也没那么大饭量啊。真要叫它逮着不够它一顿点心的，快跑吧。一口气跑出十几里。正跑着，对面儿来了一只狐狸。狐狸这个东西太可恶了，专好奉承人，一见老虎，摆着尾巴就过来了：“哎……老虎爷爷……您慢走，看您惊慌失色的样子，出什么事啦？”“哎呀！别提了，小孙子！”它怎么管狐狸叫小孙子呀？因为狐狸的爷爷跟老虎是把兄弟。

“嘻！可了不得啦！西山上有個怪物，吃的东西可玄啦：两只虎四只狼都不够一顿儿的，这山上我呆不了啦！”“哎呀！老虎爷爷，谁不知道您呀，您是兽中之王，是野兽都是您嘴里的食呀！您还听那一套呀，您赶紧回去把那家伙吃了。”老虎说：“你去吧，我不能去，我去了不够它当点心的，你去还不

够它塞牙缝的哪！”“您不去？要是饿了怎么办哪？”

“别管我，我有食。”“要不这么着得了，您不是害怕吗？咱爷俩一块儿去。”“我可不敢去。”“您瞧您……要不这么办，咱俩把尾巴拴在一块儿，要吃咱爷俩全让它吃了；咱们要得手，咱爷俩把它吃了，怎么样？”“好好好……”说完把两条尾巴拴在一块儿，找驴去了。

再说驴把老虎吓跑后高兴极了。正高兴哪，一扭头儿：怎么着？老虎又回来了？旁边儿还有只狐狸。这怎么办？对，我再给它两句。等老虎站住了，驴蹬着那块石头，嘎，一长身量，又说了四句：

“我耳朵大来鼻子白，  
叫声狐狸你才来！  
昨天许我两只虎，  
怎么今天就牵一个来？”

老虎一听：噢，你拿我送礼来啦！扭头就跑，这一跑可了不得了，来的时候是慢慢儿跑呀，现在往回跑老虎一害怕就快啦，噌噌噌，窜山跳涧，没跑几里地就把狐狸带了个八成死；跑了十几里地这狐狸尾巴也就折了，滚到山涧里了。

老虎跑出有二十里地，呼哧带喘，浑身是汗，旁边儿有棵树，就趴到树底下了。这个树上有只猴儿，窜下来一看：“哟，老虎大哥，跑什么呀？”“兄弟，别提了，这山上我是呆不了啦！”“您怎么呆不了啦！”“嘻，西山坡来了个怪物净吃老虎，一顿儿就得两只，不够还得来四只狼，谁碰见它谁倒霉，这山上没我的份儿了，我非走不可了。”“嘻，您是

兽中之王啊，怎么还怕这些个？您说说，您碰见的这个怪物怎么个模样儿？”“别提了，一提我就害怕，它耳朵一尺多长，大长脸，挺长脖子，个儿高极了，往那儿一站吓人哪。”

猴子这么一听：大长脸，大耳朵，“啊，这是驴呀，您不知道啊？您怎么怕它呀？还吃两只老虎四只狼，别听它瞎白话，驴这个东西不吃肉，它吃草。走，我跟您看看去。”老虎说：“我可不去，刚才狐狸差点儿把我送了礼。”猴儿说：“这回您看我的，只要是驴，我把它问住了，您上去就吃！”老虎一听，猴儿说得有点儿道理；这头驴可净说大话，我跑它也不追，老在哪儿站着。嗯！这里头有诡计。想到这对猴子说：“好吧，咱俩一块儿看看去。”说完猴儿骑着老虎就往回走。

这个驴正撒欢儿呢！它心说这个地方我为王了，老虎都怕我，别的野兽更甭提了。越想越高兴，躺在太阳地儿晒暖儿，打滚儿撒欢，驴打滚儿嘛！正躺着呢，斜眼一看，老虎又来了。再仔细一看，心说：可了不得了。怎么了？老虎身上还骑着只猴儿呢！这猴儿坏点子太多了。想到这儿，噌一下就起来了，怎么办？一跑就露馅儿了，对！我先给它几句，它冲着老虎和猴儿又念上了：

“我昨天晚上没吃饱，  
今天正把老虎找。  
连虎带猴儿一块吃，  
你们俩一个也跑不了。”

老虎一听：“我的妈呀！”扭头刚要跑，猴儿给